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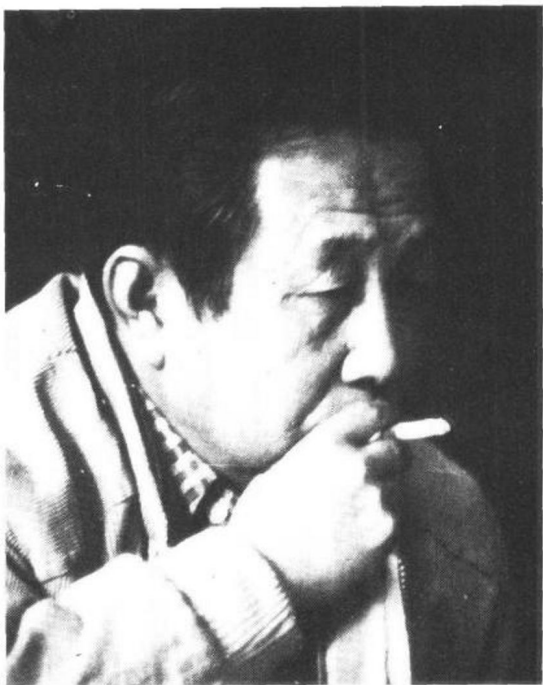
第三卷

从维熙文集

华艺出版社

从
维
熙
文
集

往事如烟。作者在写《走向
混沌》及《逃犯》时肖像。



1972 年，作者与张沪留影
于山西晋普山劳改煤矿。





1981年，在北京作协与文坛硬汉
萧军在一起。



1982年应澳大利亚艺术节之邀，出
访澳大利亚。这是作者在墨尔本
大学留影。

出版前言

郭友亮 孙 波

长期以来，我们不谋而合地萌生着一个共同的愿望，就是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和赢得世界性荣誉做点事。这个久久驱动着我们的愿望，终于促成我们共同创立了《宏艺文库》。

中国文学走过了世界文学史上的悠久、辉煌但却坎坷不平的路程。谁也不能否认中国文学从来就是世界文学整体中一个非常璀璨的组成部分。它作为四大古代文学之一，曾气势磅礴地引领了世界许多区域的文学发展。中国有最动人的神话与传说，足以同世界最优秀的神话传说媲美；中国有最雄壮的英雄叙事诗，足以自立于世界著名英雄史诗之林；中国有着最具天才的古代诗人，写下了足以令当今世界叹为观止的传世佳作；中国还有《红楼梦》这样的里程碑式的辉煌作品，它的艺术成就可与世界上最优秀的小说兰桂齐名。中国文学——无可置疑地占据了世界文学史的重要位置。

但是，说到当代文学，却有这样一种议论，认为中国文学虽

有富有的过去，却也有贫乏的现在。中国文学的现实当然并非如此。我们创立《宏艺文库》就是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当代文学的成就，让世界了解：中国文学有灿烂辉煌的过去，更有灿烂辉煌的现在和未来！

夏衍先生将中国新文学分为五个比较昌盛的时期：“五四”之后；30年代中期；抗日战争后期至解放战争时期；50年代前半期；改革开放时期即新时期文学。前四个时期业已完成它们的历史使命，而新时期文学从十年浩劫的荒漠中跋涉而过，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元，从狭隘走向开阔。好的作品空前多的降生，好的作家空前多的崛起，异彩纷呈的文学流派空前活跃，中国文坛也以空前的勃勃生机参与着世界性的文学事业。中国当代文苑呈现出百花争妍的艺术景观。我们的《宏艺文库》要在全世界面前展开这幅绚丽的画卷，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文学面向世界。为此，我们将在《宏艺文库》中陆续推出中国当代优秀作家的文集，每位作家都应具有“国家级”水准，每部文集都要充分展示作家的创作精华。这无疑是一个规模宏大的构思，而不是急功近利的短期举措。因为它架构的是一座艺术建筑群。

在《宏艺文库》这座恢宏建筑中，成为基石的，应该是中国优秀作家。我们深深敬重那些真诚献身于中国文学的耕耘者，他们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这是中国文学的动力源。他们中的许多人，为了文学事业做出的牺牲是动人心魄的，也因此而写出震撼人心的作品。《宏艺文库》将不遗余力地把这些中国文学的精品奉献给国人，奉献给世界。作为出版者、作为实业家，我们有一个共识，就是中国文学的强大，中国文学面向世界，仅靠作家们默默的辛勤劳作是不能完全实现的，要有全社会戮力同心的协作。出版者对作家用心血凝结的成果，要有一份再创作，一番精心包装，如同一座建筑的内外装修，精心装扮以后，以动人的风采，与世人相见。作为实业家，也有自己独特和强有力的方

式，为中国文学作出奉献。这样，作家、出版家和实业家就形成一种自然的“三元”结合，为着一个共同目标，为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同心协力，“构筑恢宏的文学殿堂，开辟璀璨的文学天地”。

自序

编选这8卷文集，是一次并不轻松的自我文学之旅。有的作品使人欣慰，有的作品使人怅然；因而心绪有时如登上峰峦，有时又跌入低谷。

大概是在1986年，张贤亮曾在《文汇月刊》上写过我一篇文章，题曰：《我写维熙》。他说对于我和他这样命运坎坷的作家，文学的“黄金时代”从平反之日就开始了。这话讲得十分准确。蕴藏于腹地的地火岩浆，其实早已在内心自燃，因而在新时期文学之始，我没等待什么信号，就产生了文学井喷的奇观。他还自信我们这些历史苦难儿的作品，至少会给历史留下一点什么东西。也许这话不是他孟浪的寓言，而是科学的推断，因为自古至今，“磨砺出青锋”、“苦难修真经”，算是一条定律。如果文集中某些篇章的生命，能比我活得时间更长一些，也就不虚枉来人世一回了。

“大江歌罢掉头东。”时间和历史的狂涛，淘尽了千古文人的灵与肉；但是他们灵犀之火碰撞而成的文字，有的却与世长存。哪怕是流星的瞬息即逝的光束也好，它总算在漫漫夜空，抛物线般地以亮光滑过天宇，留下燃烧自己的悲壮一幕。

查阅一下我的创作年表，我从1951年1月1日以碧征为笔名在《光明日报》发表稚嫩的少作，到编辑我这8卷文集的1995年春初，逝水流年已然过了44个年头。但仔细推算一下我从事创作的时间，却不足44个年头的三分之一。1951年到1957年的6年多光景中，我的本职是学生、教师、编辑、记者，属于业余创作队伍之行列；1957年至1976年，我沉沦于社会底层20年；1979

年我重返京华文坛之后，又有5年多的时间主持一家出版社的工作，7年多的光阴滥竽充数于中国作协党组。从这个意义上看，8卷文集的出版，至少说明我没有虚掷光阴，没有愧对无情而吝啬的时间老人。我把一块已经停摆了的挂钟，时针拨到下午四点，放在我书房之内，意在时刻提示自己生命已进入黄昏斜阳光景，要“老牛自知夕阳短，不待挥鞭自奋蹄”！

之所以如此苛求自己，实因20年开掘的这口深井，还有许多待写的东西没有完成。文集中收录的《走向混沌》我刚刚写完第一部（1957—1962）。其续集《折梦桃花源》以及长篇系列《逃犯》第二部，才刚刚动笔不久，因而轻车肥马、游山玩水，怕是与我绝了缘分。即便偶然为之，也是为了解除过度劳累，缓冲一下中枢神经，为新的冲刺做精力上的准备。

感谢云南“宏达集团”和华艺出版社能把我的拙作纳入他们的出版视野。也要感谢生我养我的故土，家乡的“豪门集团”把文集的出版，视为故园的一件文化大事。为此，我在编选文集时，不得不严谨从事，尽量去粗留细，沙里淘金。尽管如此，历史留给中国文学的某些烙印，在作品中还是显而易见的，但是文集的全部作品，都呈现着一个历经苦难的作家的良知以及他对这片黄土地的真诚。仅此而已。

趁此8卷文集面世之时，我还要向昔日保护、爱护并关心过我的评论家、编辑家以及厚爱我的读者，表达一个作家最真挚的谢意！

从维熙

1995年4月18日于北京团结湖

第三卷说明

这一卷所以将长篇小说与纪实文学编选在一起，缘起于小说与纪实表达的是同一主题：即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曲里拐弯的历史中灵与肉所承受的沉重负荷。

《逃犯》是一部组合式长篇，由三部系列中篇组成。其中之一的《风泪眼》，曾获第四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其中之二《阴阳界》发表后，刘雨复同志激动不已，他正要给《文学评论》写这部小说评论时，文不逢时，1989年事件发生了。师友文怀沙老先生读过此部小说后，他要千方百计找书法家，用描金之笔把《阴阳界》描出来，以传后世。其中之三《断肠草》问世于1994年，自觉比前两部要冗长了一点；但使笔者不能忘怀的是，它是以我亡故的难友为模特疾书而成的（详见文集第八卷《寄往‘方城门’情简》一篇）。小说中许多细节，都有着不加修饰的生活真实。

《走向混沌》一书，曾爆响于80年代尾声。出版社印刷以及盗版印刷加在一起恐怕已超过了20万册。值得欣慰的是，时至今日读者对《走向混沌》的厚爱仍不减，每月都能辗转收到读者来信十几封之多。有的读者还在信函中夹寄现钞，要求购买《走向混沌》第二部。为此，我不得不常到邮局去退回寄款，并告之第二部尚在笔耕当中。

我想，《走向混沌》之所以受到读者超越时空的关注，不仅仅因为书页中严酷的生活真实，更为重要的，或许是在此作之中对中国知识分子（包括笔者自己），进行了灵魂上的自拷与审视之故。

本卷附录了我就《风泪眼》与评论家张韧的对话（两篇文章

第三卷说明

分别发表在1986年《光明日报》的9月17日和10月2日文学副刊上)，以及谢选骏同志发表在《中国青年报》上的一篇对《阴阳界》的评论文章。关于《走向混沌》的评论文章更多，我选了丁胜如同志发表在《文汇报》上一篇短而精的文章，以饯读者。

目 录

《宏艺文库》出版前言	郭友亮 孙 波 (1)
自序	从维熙 (1)
第三卷说明	(1)

逃 犯

上篇《风泪眼》	(1)
中篇《阴阳界》	(156)
下篇《断肠草》	(283)

走向混沌

以简代繁

——《走向混沌》序	(437)
引言	(438)
上篇 反右回忆录	(439)
下篇 劳改队纪事	(528)

附录

“大墙文学”的得失与《风泪眼》的新探索

张 韧——致从维熙	(612)
-----------	-------

目录

现实主义的深化与自我完善

从维熙——就《风泪眼》答张韧…………… (618)

来自混沌世界的报告

谢选骏——《阴阳界》的主题分析…………… (623)

拷问灵魂

丁胜如——谈从维熙的《走向混沌》…………… (629)

上篇 风泪眼

这儿是苇乡，遍地是铁秆芦苇。

时正秋初，芦苇绿转青黄，密不透风、厚如墙垣的芦苇塘，到处飞舞着灰白色的芦花。它比春天的柳絮片儿要大，比天上匆匆行走的云片要小，灰蒙蒙地在芦苇塘的上空飘来荡去，似在宣告着绿色的夏天已经过去，萧瑟的秋天已经来临。

前几天，苇乡下了场秋雨，由于芦苇遮天蔽日，虽经秋阳几日酷晒，芦花荡里的盘肠古道仍然是泥水汤浆。车辙里汪着积水，蛤蟆从积水中伸出尖尖嘴巴，瞪着圆圆眼珠，嘎嘎地叫个不停。驴、骡、牛、马的粪团，被路面洼凹里的泥水润开，像是被撕碎的粗纸，又像宴席上盘中的口蘑，零零落落地浮在水面上。绿头苍蝇、黑脚蚊子、黄斑牛虻如同高质量的空降伞兵，准确无误地落在这些粪团上，拚命吸吮着里边的什么东西。偶尔肃杀的秋风从苇塘的间隙扫进来，粪团被风吹得微微蠕动，那些食客就像是舟上的乘客，一高一低地起起伏伏，任粪团把它们载到任何地方。

靠近道边的地方，泥浆里横七竖八地露出枯黄的苇叶，如同猪圈的稀泥塘里掺进去的谷草。这是劳改队出收工踩出来的道路，地边的苇子被折断，像森林的倒木一样，伸向四面八方。泥浆里留下各式各样的脚印：水靴底印在上边的一道道波纹——那是劳改队长走过这里；胶鞋底印在上边的星星——那是荷枪的警卫走过这里。但留在这条泥泞路上最多的，是赤着脚板走过的脚趾骨印儿；如果一切古老的工艺品都比现在的东西要值钱的话，这些脚印则价值连城，因为这些脚骨的印记，更像老祖宗类人猿捕猎时留下的天足印迹。有的是平足大象脚，有的脚形弯如弓，有的趾骨印儿抱成一团，形若春兰吐蕾，有的细长的趾骨印伸展开来像秋菊的花瓣。但这些东西都不因其原始，而比穿鞋人留下的印迹更值钱——因为这是被打入另册的中国公民留下来的。

这天，秋阳高照，盘肠古道上走出来一个赤足人。稍伫了三两秒钟，从芦花荡里又出现了一个荷枪的士兵。两个人一前一后地向前走着，枯黄的大苇塘里只闻鸟啼，却听不见人语。好像这两个人一个患了喉炎，一个生来就是哑巴，偶尔听见“叭”地一声，那是黄斑牛虻吸吮人血时，行者巴掌拍击在腿上或脖颈上发出的单调声响。

秋阳已然爬起老高，盘肠的泥泞路上才刚刚漏进去一缕阳光。两个幽灵似的影子在阳光下开始露出清晰的轮廓。前边这个赤足人，身量瘦高瘦高的，他穿着一身洗得褪了色的浅灰制服，上衣五个纽扣有三个解开，露出来溅着泥点的紫红色绒衣；下身灰裤挽过了膝盖，膝盖以下的小腿，裹满一层稀泥巴。乍一看，如同民国年号士兵缠着的黄布绑腿。这倒也好，省着牛虻往腿上落了。走近了细看上去，这小子脸庞长得还够秀气的，白净净的脸上鼻梁隆起，两眼眯眯地带着笑意。大概是想起什么有意思的事情，走在这条泥泞路上还挺开心。那神气，就好像是这一带苇乡的后生，过银钟河去相亲似的，喜眉笑目中带着凝思——谁知道

他有什么可喜的呢?!

“快点走!”他身后那个武大三粗的士兵一声吆喝,打碎了芦花荡里的沉寂。

“是!”

像饭锅上的热气,没过上三分钟,他的脚步又慢下来了。他顺手揪了片苇叶嚼了嚼,想从里边吸吮点水份润润喉咙。苇叶干涩得如同木屑,他把苇叶扔进了泥塘。

后边的士兵同样干渴,他喉头上下蠕动了两下,把枪从左肩倒到右肩上,继续催促着赤足人:“索泓一,俺叫你快点走!你耳朵里长老茧了?”

“这家伙不是个河南兵,就是个山东兵。”索泓一从那个“俺”字上揣摸着相送他的士兵。他又扯下一片苇叶,用手捏成一个小口笛,开始“嘀嘀哒哒”地吹奏起来。他先吹《雨打芭蕉》,又吹《彩云追月》,引得苇塘里的苇扎子鸟,叽叽嘎嘎地叫唤起来。索泓一换了口气,吹了一阵豫剧《三上殿》的牌曲,又转换成了山东吕剧《姐妹易嫁》的锣鼓调。

那头戴五角星军帽的士兵,不再催他快走了。

“班长(劳教成员和解除劳教的就业人员,一律称呼警卫为班长)!你是河南人还是山东人?”索泓一顺水推舟地和那士兵攀亲,“我老家是山东和河南交界地方的人,班长你无论是山东人,还是河南人,都是我的老乡。”

士兵拒绝回答,以显示穿鞋人和赤足者中间的距离。

“班长!聊聊天么!到银钟河对岸的金盏乡,路还要走好一阵子呢!”索泓一回头看了士兵一眼。

绿色帽遮住了士兵的眼睛,索泓一没有看到士兵的表情;但他明显地感到士兵的脚步也慢了下来——他俩都累了。正好苇塘边上有个馒头形的土岗,索泓一没有得到士兵的许可,便稀里哗啦地揪了一把苇叶,铺在坟坡上:“班长,坐一会儿吧!”他一屁

股坐在泥地上，把铺着苇叶的地方留给了士兵。

身材魁梧的士兵没坐在铺苇叶的地方，却坐在了土岗的另一侧。他卸下肩上背着的一步枪，把枪抱在怀里；摘下军帽，掏出一块皱巴巴的手绢擦额头上的汗。索泓一跷起屁股，挪到士兵身边，自我释疑地说：“我不能坐在土岗那边，这土岗像座珠穆朗玛峰，班长看不见我，我要主动接受班长监督。”

士兵本能地把步枪从怀里挪开，放在索泓一伸手够不到的坟坡上。

“班长警惕性真高。”

士兵把皱巴巴的手绢塞进裤兜里。

“班长入伍几年了？”

士兵戴上军帽没有回答。

“班长！你看过我的演出吗？”索泓一喋喋不休地说，“‘年节，五一’，我在场部台子上演出过魔术‘大变活人’，你们连长还把我请到连队，让我给你们专门演出过戏法‘仙人脱衣’。”

“那是警惕劳教分子，从五花大绑的绳套中逃走！”士兵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指出警卫连看他变戏法的严肃意义，“其实，你那一套玩艺都是假的；就是有人真能逃脱法绳，他跑得像一蹦三条垅的兔子，也快不过子弹。俺们手中步枪，哪杆也不吃素。”

“请放心，我不会脚下抹油溜号的！”

“你跑俺也不怕！”士兵神色庄重地看看坟坡上的步枪。

“班长！你别吓唬我。”索泓一诡秘地笑了笑，“我要是真想跑太容易了，只要往大苇塘里一钻就没影了。你的子弹往哪儿去瞄准？熬到天黑，我游泳游过银钟河，那边就是自由世界了！”

士兵的脸马上涨红了，连脸上一颗颗粉刺苞儿都像是充了血。他扭过粗壮的脖子，认真地打量了索泓一半天，瓮声瓮气地说：“你别调歪，对付不老实的牲口，俺口袋装着嚼子哩！”士兵从腰间拉出一条盘好的细麻绳，在手里掂了两下。